

李 潔 著

血淚仇評話



開明書店

評話
血
淚
仇

PDG

親愛的讀者們：

爲了迎接新中國文化建設的高潮，我們貢獻了這一部「我們的書」。我們希望這幾百種小冊子，能夠在傳播新民主主義文化這樣一個偉大的工作上，盡一點小小的力量。

「我們的書」包括自然科學、社會科學、文藝故事三大類。這本書是其中的一種，不論它屬於哪一類，或者偏於哪一方面，我們希望它多少能對您有點用處，能幫助您認識社會、世界、歷史、社會，或者認識新時代的人民的生活和鬥爭。

我們很高興您讀完了這本書。同時，我們還希望您能夠告訴我們一點讀後的意見。因爲這部書是爲了讀者編的，它有什麼缺點嗎？它的文字上有什麼毛病嗎？讀者有批評它的權利，也有使它進步的責任。不論您認它好，說它壞，我們都非常歡迎；即使是批評一兩句，我們也是非常感謝的。

「衆人是聖人」，我們願意根據讀者的意見，把「我們的書」編得更適合讀者的需要。希望您和我們合作。

我們的書（已出二十種）

- | | | | |
|--------|-------|--------|------|
| 中國字 | 呂叔湘著 | 義和團 | 黃 寧著 |
| 少年先鋒 | 徐調孚著 | 太平天国 | 吳立堅著 |
| 從猿到人 | 賈祖璋著 | 淮海戰役 | 方習文著 |
| 黃金的悲喜劇 | 葉至善著 | 橫渡長江 | 周振甫著 |
| 人的社會 | 覃必陶著 | 血淚仇評話 | 李 潔著 |
| 斯大林 | 歐陽文彬著 | 紅旗競賽 | 王亞男著 |
| 列 寧 | 夏士元著 | 錢的故事 | 胡叔循著 |
| 白毛女的故事 | 王亞男著 | 白求恩大夫 | 王天心著 |
| 報紙的故事 | 方 白著 | 奇妙的圓 | 錢文瀚著 |
| 母親 | 李 潔著 | 微生物和食物 | 許 楨著 |

水旱蝗湯 百姓遭殃

催糧逼款 百姓死完

話說抗日期間，蔣介石手下出名的「常敗將軍」湯恩伯駐在河南。這些年，河南地方原是水災、旱災、蝗蟲災，連二接三。這會兒又加上湯恩伯催糧逼款，抽丁派差。老百姓給逼得無路可走；投井的投井，上吊的上吊。加上餓死的、病死的，路上見個把死人是家常事，也不見有人過問。有的不甘心等死，就帶着一家老小，到外鄉去逃荒避災。要問避的是什麼災？就是水、旱、蝗、湯、四樁大災。前面三災還能咬着牙對付過去，後面那一災，可就像催命的閻王，教你

不死也得死

不逃也得逃

一
這逃荒的人有上千上萬。單說其中有一家姓王的，老夫妻兩個，一個媳婦，一個孫子。老頭子叫王仁厚，是河南滎池縣康莊人。他本來還有個兒子名
叫東才，有個孫女名叫桂花。只因爲國民黨反動政府，從蔣介石、湯恩伯，到保

長、甲長，個個都是要錢如命，殺人不眨眼的魔王。直弄得王仁厚家破人散，要是再不捨下那間破屋子出去逃荒，眼看一家人都要散盡死絕。要說其中故事，正是：

一字一滴血

一句一把淚

原來，國民黨反動政府掛的是「抗日」招牌，幹的是反共反人民的事情；借了國難當頭的大帽子，到處抽丁派款。有錢有勢的原是和官家穿的一條褲子，抽丁派款，全輪不到他們頭上。該倒楣的只有窮苦老百姓。單拿王仁厚來說吧，他只有東才這麼個兒子，就依反動派訂下的條文，獨子也是免抽的。可是條文是假，鈔票是真；東才還是給硬派上了壯丁。田保長話說得明白：不給人，就給錢，反正總得給一樣。可憐王仁厚爲了渡荒，能賣的賣了，能當的當了，只剩了空手一雙，哪能變得出錢來？可是又不忍眼睜睜的把兒子送去受活罪。左思右想，最後歎一口氣，說聲只有對不起祖宗了，就把祖上留下來的一塊老墳地賣了。換了兩千元法幣，把東才贖了出來。指望一家人常此團聚，即

使受飢挨餓，還是比家破人散強多了。誰知道：

屋漏偏遭連夜雨

船破又遇打頭風

那天東才爲了一家老小幾天沒有吃的，去山上剝些榆樹皮，想拿回家來煮些糊糊充飢。哪曉得樹皮沒有剝多少，叫個田保長給看見了。田保長硬說東才剝了他地面上的榆樹，不問情由，把東才捆住了一頓好打。搶走了樹皮不說，還逼着東才賠他的樹皮錢，只給三天的限期。這一頓打，打得毒辣。東才回到家裏就躺下了，再不能爬下炕來。病還是小事，三天找不到賠樹皮的錢，就過不了田保長這閻王關。王仁厚走遍了村前村後，想找鄉親們湊合幾個錢來對付。可是誰的家裏都是一樣，兩天走下來，還是不見一個大錢。急得他老婆愁眉苦臉，老釘着王仁厚問怎麼辦。王仁厚自己也沒有了主意，瞪直了眼珠子說：「哼，不辦也得辦；要錢沒有，要命有。這兒還有老命一條。」嘴雖這麼說，心裏還是在盤算怎麼對付？

催款如催命。第二天上，田保長就趕上門來了。他穿的一身黑布衫袴，戴



的銅盆呢帽，手上拿着支半人高的旱煙桿。到得門口，背後跟着的保丁纔喊了兩聲，田保長就大聲罵開了：「開個門就有這麼慢！」王仁厚不敢待慢，把一家老小支使到後邊去了，纔打開門來。田保長跨進門去，一屁股坐在上首的長凳上，左腿架上右腿，把旱煙桿在地上敲了敲，開口就問：「榆樹皮的罰款怎麼樣啦？今兒該交了吧！」王仁厚躬了躬腰，哀求道：「哎，田保長，請你高擡貴手。小的實在當盡賣絕，借貸無門啊！」田保長把桌子一拍，厲聲說：「我不是來這兒聽你哭窮的，痛快的說，交也不交？」王仁厚只

得連連答應：「交，交，交，——哎，田保長，你昨兒答應給我三天的期限，今兒纔第二天呀，明天……」田保長冷笑一聲：「哼，到了明天，反正不交也不成。我今兒倒不是爲了討樹皮錢來的。這回又有件事叫大家爲難爲難。」你道保長下來哪有什麼好事？分明是

一波未平

一波又起

原來國民黨反動派那些狐羣狗黨，個個都是一手包天，吃人肉、喝人血的魔王。公事法令，本是心裏一本賬，嘴上一句話；愛怎麼辦就怎麼辦。王東才派上了壯丁，花了錢贖回來還不上十天，田保長卻又來說，王東才這回又叫派上了壯丁。又說，公事緊急，人是非去不可的了。王仁厚聽說，趕忙叫一聲田保長，打胸前掏出一張疊得方方正正的紙條兒來，說：「哎，保長，你忘了嗎？我賣了祖上的老墳地，花了兩千元，買過壯丁了。你瞧，這不是收據。」說着小翼翼的把紙條兒遞到田保長面前。田保長接過紙條兒，看也不看，就把它撕個粉碎，說：「前幾天縣政府派委員重新登記戶口，從前買壯丁替名字的都不

算了，這番要重新來過。」王仁厚吃了一驚，搶前一步，說：「保長，這不對，你要給咱想想辦法。」田保長眼珠一翻，說：「這是上邊的命令，你敢違抗委員長嗎？」王仁厚也顧不上什麼委員長不委員長了，衝着保長說：「我兒子讓你打得下不得炕！現在又要把他拉去。這簡直是不講道理。簡直是要老百姓的命啊！」話纔出口，田保長從長凳上跳了起來：「混蛋！什麼不講道理？現在日本打來了，國難當頭，老百姓的性命算什麼？你把兒子交出來！」轉過身來吩咐保丁：「去，到後頭把王東才抓出來。」保丁應了一聲，就向後屋裏走。王仁厚連連喊：「不能，不能！」衝上前去阻攔，給田保長一把拉住，摔在地下。

東才自從吃田保長打了，躺在炕上還不能動彈。保丁挾着他，一步一捱，走出了後屋。老娘、媳婦、女兒、兒子，哭的喊的，在後面死命把東才拖住。這樣帶拖帶拉的走到門口，王仁厚領了一家老小，向田保長雙膝跪下，哭着說：「田保長，你再寬容我一時，我還是寧願花錢。」田保長聽了這句話，就像餓狗見到了肉，臉色馬上變和善了，說：「哎，你早怎麼不說呀！早說花錢，不就什麼事都沒有了嗎？不過如今的東西貴得利害，買一名壯丁最少要三千元。」東

才一想，爹跑了這兩天，還沒有弄到賠樹皮的錢；再加上這三千元，教他往哪兒去找。呆了半天，看着爹娘說：「爹，娘，反正我去了也是死，在家也是死，就讓我回去吧！」王仁厚歎了口氣說：「東才，你不要胡思亂想，做爸爸的心裏自有主張。當真去當兵打日本倒還罷了；只怕還沒有到戰場上，就把你折磨死了。」說罷就向田保長把買壯丁的三千元一口答應下來。田保長說：「這就好——

可是我得先把東才拉到保上去。」一家人苦苦哀求田保長，讓東才留在家裏。

田保長怎麼也不答應，推說這是手續，要錢到纔能放人。就這樣，硬把病得炕都不能離的東才拉起走了。一家人喊天呼地的大哭起來，怎奈何

喊天天不應

呼地地無聲

不提田保長拉走了東才，單說王仁厚一家大小哭成了一團。王仁厚想，光哭也哭不出個辦法來，就抹乾眼淚，說：「哎，不要哭了，救人要緊，還是想法子找錢吧！」老婆子說：「家裏早就當盡賣絕，就剩下身上這幾件破爛衣裳，扔在路上也沒人檢的，教人還有什麼辦法！」王仁厚聽了，眼淚又簌簌的滾下來。

呆了半晌，仰天長歎一聲：「唉！難道咱們眼睜睜的讓那些狗官府把我們的東才活活弄死了不成？」只見東才媳婦抹了抹眼淚，叫了聲爹爹，說：「媳婦有句話，不知道該不該講？」王仁厚說：「東才家，你說吧！」東才媳婦轉過臉去，看了看桂花，話到嘴邊又收住了，眼淚像斷了線的珠串一般，直往下掉。王仁厚摸不清楚是怎麼回事，催着說：「東才家，你說呀！」東才媳婦把心一橫，衝出口來：「把桂花……」剛說出「桂花」兩個字，老婆子就什麼都明白了，心裏一緊：「啊，什麼？」東才媳婦管不得婆婆心痛，咬着牙把話說完：「把桂花賣了吧！」說罷雙手蒙住了臉，放聲大哭起來。桂花聽說要把她賣了，一頭撲到娘身邊，哭着喊：「媽！」東才媳婦不忍向桂花看，掉過臉去對爹娘說：「爹娘不要再耽誤了。再晚了就救不出她爹了！桂花去了，還有小栓呢！」王仁厚拿不定主意，再一想，借、當、變賣，什麼路子全走絕了，不這麼辦還能有什麼辦法。只得歎一口氣，說：「事到如今，要救東才，也只有這麼辦了！」桂花聽到爺爺也這麼說，更是抱緊了娘的腿不放。老婆子走過來，扶起桂花的頭問：「桂花，你願意不願意？」東才媳婦也說：「桂花，不要怪你娘狠心！要救你爹

爹，沒有法子！」桂花吞下了眼淚，自己打地上站起來。娘說：「好孩子，你去吧！等你爹回來，掙了錢就贖你回來！」桂花知道，這一去，怕就沒有回來的日子了，也將信將疑的說：「贖我回來？……」眼淚跟着話直往臉頰上流。王仁厚不忍再看，轉過了臉，拉起桂花的手說：「哎，走吧！」纔走了兩步，老婆子把他們喊住了，打後屋裏端出一個碗來，捧給桂花，說：「桂花，這是你爹留下的一碗榆皮糊糊，小栓要都沒有給他。哎，你在咱家十幾年了，沒吃過飽飯，今兒吃飽了飯再走吧！」桂花接過碗，喉嚨早哽住了，怎麼還咽得下東西去。小栓的一對大眼睛卻盯住桂花手裏的碗在打轉。桂花把榆皮糊糊遞給了小栓，說：「哎，還是給弟弟吃了吧。」放下碗，就跟着爺爺走了。賸下老婆子、東才媳婦和小栓，祖孫三個守着大門啼哭。正是：

醫得眼前瘡

挖卻心頭肉

王仁厚賣了孫女桂花，把東才贖了出來。心裏想：這裏再不是東才安身之處。反動派就像一頭猛虎，在牠的爪子下面，遲早會給一口吞了的。一家子

商量定當，讓東才連夜逃到外鄉去；不管天南地北，也許還能闖出一條路子來。可是再一想，東、西、南、北，四處都是災荒，東才這番出去，不知哪兒纔能安身，哪天纔得回來；一家子不免悽惶起來。窮苦人家是世代不離鄉土的。王仁厚少不得陪着東才，牽着小栓，一同到祖墳上去拜辭一回；一則求祖宗保佑東才一路平安，早點兒找着個好去處；二則也是盡了做兒孫的本分。爺孫三個也沒有帶香燭，到得祖墳上撮土爲香，磕了幾個頭，老小三人抱頭痛哭一場。看看已是黃昏時分。冷不防墳堆後面一聲吆喝：「呔，你們是幹什麼的？」擡頭一看，只見樹背後跳出三個人來，都是軍人打扮，把爺孫三個團團圍住。王仁厚慌忙答話：「我們是老百姓，上墳來的。」三個人中有個官長打扮的，指着東才問：「他是誰？」王仁厚說：「是我兒子。」那官長把臉一沈：「你的兒子？放屁！他分明是我們連上的逃兵！」不由王仁厚分說，立刻命令兵士把東才綁上帶走了。王仁厚哪兒肯放，跟在後邊緊緊追趕，吃那官長一脚踢在小肚子上，跌倒在塵埃裏。小栓趕忙上去扶着。王仁厚爬起身來，揮手頓腳的哭喊：「田保長！委員長！你們好狠的心呀！」可是人已經走遠了，只得一路呼

天搶地，牽着小栓撞回家去。可憐那東才，

纔離虎狼穴

又進鬼門關

且說東才娘和東才媳婦兩個也正在家裏發愁，看看天已擦黑，爺孫三個怎麼還不回來。沒想到去的時候是三個，回來卻只剩了爺孫倆。婆媳兩人聽說東才又給抓了壯丁，又哭做一團。還是王仁厚拿得住主意。他說：「東才這人去，不知是生是死。事到如今，我們只有把小栓撫養成成人，讓他給我們報仇雪恨！」婆媳兩個思量下來，也只有這一條路可走。王仁厚牽過小栓，說：「我們就是這一條根，不能再在河南等死！我想只有到外面去逃難，也許還活得下去。你們願意不願意？」婆媳兩個沒有二話。王仁厚說：「快去收拾行李，明天我們就要上路。」這時候老婆子纔插進來說：「田保長又派人來催過樹皮錢了，說今兒晚不給就不成。」王仁厚沈吟了半晌，恨恨的說：「罷！罷！罷！咱們趕快收拾收拾，立刻就走。」婆媳倆拾掇了一些破衣裳、爛東西，王仁厚捲了兩牀破席，做一擔挑了。一家人提着籃，拄着杖，連夜摸黑上路，悄悄逃出了村。

子，沿路討口，一心指望能在他鄉找着一條活路。祖孫四口走了一天又一天，討了這村又那村，纔知道，不分東西南北，老百姓到處不得安生。諺語說得好：

地獄十八層

層層都坑人

蔣管區分明是座人間的活地獄。

不說王仁厚一家人一路忍飢挨凍，吃盡多少苦處。單說一天擦黑，老小四口來到一個前不換村、後不巴店的所在，看着路邊上只有一座龍王廟。小栓兩天沒吃東西，實在走不得了。一家人只有走進龍王廟去歇宿。王仁厚掩上了廟門，找了塊石頭把門頂上。老小四口攤開破席子破棉絮，在香案前面歇了下來。沒想眼還沒有合上，廟門外大聲嚷着開門。王仁厚哆嗦着走到門邊，問：「你，你們是什麼人？」外邊卻說是查戶口的。王仁厚說：「饒了我們吧，我們是逃難的老百姓，有女人有孩子，他們害怕。」這一說，外邊可罵了起來：「媽的，管你逃難不逃難，我們查的就是女人跟孩子。」立刻砰砰礮礮的，分明是槍托子在廟門上撞。王仁厚使盡全身氣力，哪兒抵擋得住。只聽見嘩啦一聲，廟



門給撞了開來，進來的是兩個兵士一個官長。王仁厚一家嚇成一團，緊緊的摟在一起。那官長指着東才媳婦，問王仁厚說：「這是你什麼人？」王仁厚說：「是我媳婦。」官長把眼一瞪：「放屁，前莊跑了個女人，一準是她。來人，把她拉了去。」兩個兵士把王仁厚夫婦踢倒在地，挾着東才媳婦就往外走。王仁厚夫婦倆爬起身來追趕。官長抽出手槍來，比着兩個老人，喝道：「呔，老狗，跟上來就要你們的命！」三個人把東才媳婦拖出廟門，當時就要用強。東才媳婦是個烈性子婦人。她雙手給按住了，動彈不得，嘴裏

卻不住的大嚷大罵。官長伸出右手去按東才媳婦的嘴。不隄防吃東才媳婦一口咬住，死命不放。痛得官長起了性子，左手拔出利刃，狠命的往東才媳婦的肩頭上亂扎。東才媳婦啊呀一聲，昏死過去。正是：

門外一聲慘叫

門內萬箭穿心

王仁厚在廟裏聽得媳婦一聲絕叫，趕忙跑出來看。三個狗官兵已經走的遠了。只見媳婦滿身血污，躺在塵埃。王仁厚只得把媳婦拖進廟去。老婆子走上前來一看，東才媳婦頭髮披散，衣裳撕得粉碎，露出一個血肉模糊的肩頭。小栓撲到娘懷裏，放聲大哭。老婆子也抓住了媳婦的手哭喊。鬧了半天，只見東才媳婦勉強把眼睛睜開，說：「爹娘啊，小栓往後要你們照看了。小栓，讓娘再看你一眼……」小栓把臉擡起來，東才媳婦已經合上眼去了。三個人又大哭起來。老婆子愈哭愈想不開了，好好的的一家六口人，死的死，散的散，如今只剩下兩老一小，活着還有什麼指望，倒不如死的乾淨。想到這裏，就看準了龍王廟殿前的石碑，使盡全身氣力，一頭撞上去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王仁厚一見不